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怀念

特殊的亲情

哥哥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一生

戴永夏

今年6月27日,哥哥在走过他82年的人生历程后,忙碌的脚步尚未停稳,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去世前,我竟未能见上他一面,这越发增加了我对他的思念……

追忆哥哥80多年的人生岁月,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他,在我的眼中,真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

在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中,哥哥行三,我最小,哥哥比我大13岁。1947年3月,我刚记事时,年仅18岁的哥哥就参加了革命。就在这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胶东,刚解放不久的平度重被国民党占领,哥哥所在的机关人员转移到烟台一带。这年10月,烟台也被国民党攻占,哥哥和几个同事以做豆腐为掩护,在烟台潜伏下来。有一次,他外出卖豆腐时,随身携带的北海银行(解放区银行)钞票被敌人搜出,立刻被当成八路捉了起来。敌人用刺刀顶着他的心窝,逼他承认是八路并供出同伙,但他什么也不肯说。他知道若如实招了,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其他同志也要受连累。他硬是顶住了敌人的威吓、利诱和酷刑,宁死不招。以后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他才安全脱险。

此后,哥哥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打潍县,进济南,渡过长江,又返回山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先是在地方武装部做政工工作,从事干事、科长到政委……上世纪70年代末又转业到枣庄市工商局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到1990年离休。

虽然哥哥大半生都在军旅中度过,转业到地方后又担任行政领导,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更像个“文化人”。这不但因他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更因他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在写作、摄影、影视等方面,都有一定建树。

因为家境贫寒,哥哥自幼没进过正规学校,只在村里读过几年私塾。但他通过刻苦自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参军不久就当上了文化教员。1948年,他又被推荐进入华东大学预科学习。这段大学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部队,哥哥长期在政宣部门任职,为报刊写了大量通讯报道,多次受到嘉奖。1965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狂妄叫嚣,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动对台宣传的政治攻势”。这时,身为枣庄市武装部政工科宣传干事和枣庄地区对台宣传联络干事的哥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枣庄地区的台胞、台属、国民党官兵家属及被俘、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用写信或喊话录音、照相等形式,宣传大陆的大好形势及党和政府对国民党被俘人员、官兵家属的优惠、优待政策。”(引自哥哥的《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年7

逝者档案



- 姓名:戴墨斋
- 终年:82岁
- 籍贯:青岛平度市戴家上观村
- 生前身份:离休干部

月,中央对台宣传联络部交给哥哥一项任务:原国民党中美合作中央情报局电台台长张志君空投大陆,被我俘虏,安排在枣庄矿务局系统工作,让找到这个人,将他在大陆的生活情况写一份对台宣传材料。接到任务后,哥哥立即展开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这个人的下落,并骑自行车,赶到50多里外的陶庄煤矿,找到张志君,一边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采访。在写出较翔实的文字材料后,为更加真实地反映张志君的幸福生活,哥哥又在这年除夕,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张志君家,对他家准备的丰盛年货及欢快的忙年情景拍了多幅照片。这一切都忙完后,太阳已经偏西。他连饭都没顾上吃,就饿着肚子骑车返回市里。对这次采访,他曾这样写道:“我一个人背上照相机,骑自行车,也急着赶回枣庄。这时路上已行人稀少,虽然到枣庄还有五十里路,但一想到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当回到枣庄武装部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里,大人孩子都在等着我过除夕、包饺子、吃年夜饭呢。我洗了把脸,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心才慢慢平静下来,融入过年的气氛之中……”(同上)春节期间,他又把关于张志君的宣传材料整理好,寄到中央对台宣传联络部,很快被采用了。这些材料还被印成传单,通过气球飘到台湾上空散发。香港的《申报》也将这些材料刊登出来,在国内外广泛传播,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政策。

1990年,哥哥从枣庄市工商局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离休干部。从有工

作到没工作,从当领导到做群众,这是个反差很大的人生转折。一些人难以适应这一变化,退休后常感到空虚失落,无所事事。然而哥哥从离休那天起,就没有真正“休”过。他认为人之一生只有岗位的变更和角色的转换,在事业上却没有断层。因而离休后,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投入新的“战场”,整天忙并快乐着,生活仍充满阳光。

哥哥喜欢摄影。在位时工作繁忙,拿不出更多时间来发展这一爱好。离休后,时间充裕了,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去拍照采风,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他仍未放下手中的相机。他常跟年轻人一起翻山越岭,涉水下矿,为捕捉到好的题材废寝忘食。若不是“自报家门”,没有人会相信,他竟是一位已到耄耋之年的老革命。《鲁南晨刊》记者杨军在《一枚纪念章勾起的回忆——访解放战争老战士戴墨斋》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市区的街头巷尾,你常会看到一位普通的老人,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携带一架相机,不断捕捉街市新闻,拍摄新闻图片。他的作品经常在中央和省市媒体上发表,获得过许多奖项。人们并不知道,他是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离休前任薛城区人民武装部政委、枣庄市工商局副局长,他叫戴墨斋。”

哥哥也爱好写作。离休后,他一直笔耕不辍。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以及他个人的经历、体验等,都成为写作素材,凝聚于他的笔端,他写出一篇篇较有分量的回忆文章,有些还刊登在省内外报刊上。如《一枚勋章的故事》是写1951年军队进行体育竞赛时,解放军指战员所表现出的良好的体育道德和高尚情操。该文写出后很快被《齐鲁晚报》采用。他还根据记忆,将1965年采访国民党派遣特务张志君的经过写成《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文。这篇五六千字的长文写成后,很快被《春秋》杂志、《作家报》和《当代社会》等报刊采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哥哥离休后的生活,记者杨军在他的文章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戴墨斋从市工商局离休后,仍然保持着一位革命老战士的传统风格,忠于党的事业,热爱家乡和人民,热爱生活。他常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吃老本,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离休后,他参加老年大学,学习了摄影、电脑,还掌握了二胡、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担任了市老干部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做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他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展示出一位老战士的高尚情操……”(同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哥哥离休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他的一生,同样丰富多彩吗?

金翠华

我的95岁的婆母坐在床上,左手拿着镜子,右手摁了摁刚修剪的白发,抿着嘴微笑着——每次我给她理完发,她都要自己拿着镜子看半天。我喜欢她的微笑,那笑容像是从一个少女的心里洋溢出来的,带着几分羞涩又有几分庄重。每当这时,我都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好看!洋气!”

婆母这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还要年长两岁的老人,始终守护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她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不管多难,我没有饿死一个孩子。”凡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丈夫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团聚几天。她一个人拉扯着四个男孩,仅靠丈夫微薄工资,不能养家糊口,她缝手套,擦烟袋,剥花生……做过多种手工活,补贴家用。纳不完的鞋底,补不完的袜子,为了叫孩子们穿得利索,她没睡过一个囫圄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拖着饿得虚弱的身子,爬上通向郊区的闷罐车,到几百里外的农村去撸树叶、剥野菜、玉米瓢、花生皮,她都收集来磨碎下锅……我们活下来了,是那一代母亲——一代历经艰辛、忍饥挨饿、一心抚育孩子的母亲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母亲,她们习惯了为孩子打点一切,也就习惯了在家里一个人说了算。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带着娘家的生活特点走进婆家,两个家庭的特点很不一样,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不同。我的母亲是一个很通达的人,她多次嘱咐我:“进了婆家门,就是婆家人,凡事照着婆家的规矩办。”我的母亲心直口快,我做错了什么,她当场就开着玩笑指出来;我的婆母是一个聪明含蓄的人,她从不直面指出你的不是。我进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擀面条。那时没有白面,擀的是地瓜面粉条,我会擀,但刀功不行,切好的面条粘在一起。一家人等着面条下锅,婆母进屋见我一根根地扯开往盖垫上放,她一句话没说,就把板上、盖垫上的面条揉成了面团。我羞得不知说什么好,公公走过来替我解围:“这不是三篇文章两首诗,多擀几次就会了。”以后,我真的学会了。

常听人说“清官难断家务

事”,不是清官无能,而是家务事无论大小都缠绕着千丝万缕的亲情。婆媳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它特殊在由没有血缘关系发展到有血缘关系——我儿子的血管里就流淌着我娘家和婆家的血红因素,是伟大宽容的爱把互不相关的两个家庭鲜红的血液融为一体。这种特殊的亲情让我们学会彼此尊重,彼此珍爱。

我们家有一个共识:尊敬老人,有好东西先给两个老人吃,努力使老人家晚年过得健康舒心。有一次丈夫特意买了含有多种营养的面粉,我立即发面,午饭时新馒头出锅先给婆母吃,我们吃陈馒头。不想婆母掰了一块没吃两口就放下了,她说面太硬,咬不动。我丈夫顿时面有难色,只得让老母吃陈馒头。其实不是面硬,是这种营养粉筋性大。我宽慰了老人,午饭后立即重新发面。晚饭时婆母吃上一般面粉蒸的馒头,脸上露出了笑容。

以亲情为重,看对方“没有弱点,只有特点”,许多难以接受的事情都会留下美好的记忆。

结婚36年来,我和婆母有着不同的生命追求和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生活中常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拌过嘴,感情的距离越来越小。

这个历经了近一个世纪人生沧桑的老人,现在已经不能下床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但她头脑依然清晰。她常常握着我的手,无限疼爱地说:“你和我一样,没有个闺女。有好媳妇,也就有了儿;没有好媳妇,儿子也跟着瞎了!”每当听到她像对女儿一样地对我倾诉,我心里都涌起阵阵酸楚。我抚摸着那双操劳一生隆起青筋的手背,眼前总是闪过无数场景:她教我包粽子,一包就大半天,连夜煮好,第二天她亲手分成一袋袋,等着我的妯娌们来拿;七月七她教我烙巧花,烙一大盆,她找出干净布袋一包包好,等着我的妯娌们来拿……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天兴集团杯
孝行齐鲁·爱在人间
《婆媳好故事》有奖征文
活动时间:2011.10.16-2012.3.31
主办单位: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枣庄市天兴集团
协办单位:山东临沂天兴集团

人间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喇叭记忆

史曙辉

小时候接触的媒体文化不多,一是读《遍地英雄》、《金光大道》、《大刀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二是瞅墙上裱糊的报纸,三是当影迷,四就是听喇叭了。

何谓喇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来一头雾水。喇叭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对有线广播电台终端的一种通俗称呼。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安喇叭,早晨中午晚上都播送节目,目的是让广大农民能倾听到国家的声音、党的声音。

那时候上学不用奶奶叫醒,每天早晨都会被喇叭上雄壮的《东方红》惊醒。此歌的旋律有时可以是温和明亮憧憬的,但那种演奏风格给人以红辣椒或红土的色彩。

再小一点的年龄,我会坐在姥姥炕上,端详着墙上挂着的那个浅绿色喇叭,想象它是如何发出各种各样声音的。我想,那里面一定坐着一圈穿各色衣服的小泥人,男女老少皆有。要不咋能出声呢?

那时的广播内容有一部分是本县新闻。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初秋的一条,说是诸往镇的少年兄弟俩打死一条小腿粗的巨蛇。心中的感觉是又害怕又佩服。去年与县城一位老人聊天谈及此事,老人说那实在是件真事:少年兄弟俩去山上翻地瓜蔓儿,正遇上这条大虫。那巨蛇避实击虚,向弟弟冲来;哥哥情急之下,用翻地瓜蔓的木棍迎击过去,巨蛇竟轰然倒地,死过去了。闻讯去拾蛇的大人们证实,蛇是碰巧击中了七寸,要不俩少年可对付不了这条大虫。

大人们也听喇叭,其中最关心的是天气预报,尤其是晒地瓜干季节,人们简直是竖起耳朵听。一听要下雨,就赶紧到山上收拾快要晒好的地瓜干。

现在回想起来,大人们也听喇叭是有不少证据的。奶奶就是边做早饭边默默地听,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每逢喇叭上的女广播员最后宣布:“本次节目广播完了”,奶奶都会幽上一默:“晚了就早点呗。”这时,我就会迷惑而认真地反驳:“奶,人家是说‘广播完了’,‘完’是第二声,‘晚’是第三声,你怎么会听错了呢?”